

女巫的猫

NÜWU DE MAO

—作品—

BI AN HUA

JIAN
XIANG SI

上册

彼岸花·见相思

一段难言晦涩的懵懂初恋

一本相传多年的旷世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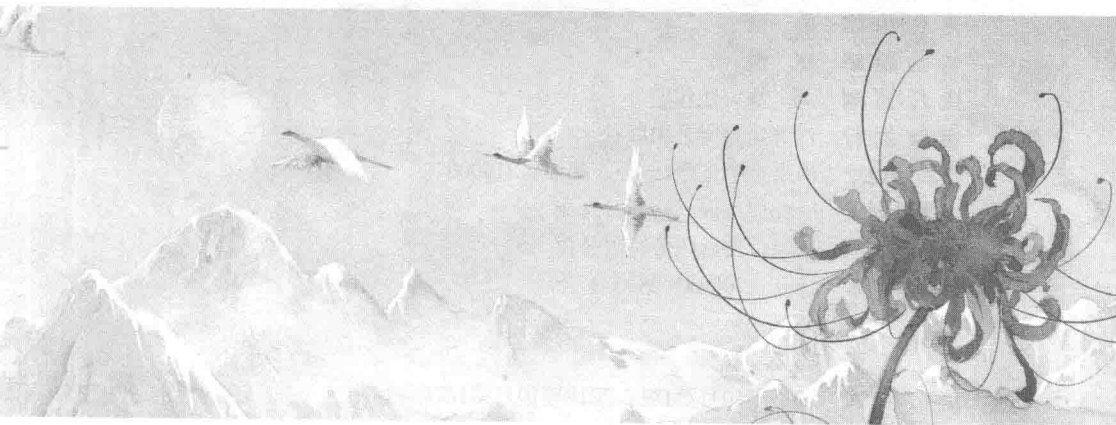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女巫
的猫

— 作品 —

上 | BIANHUA
册 | JIAN
XIANXSI

彼岸花 · 见相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花, 见相思 : 全2册 / 女巫的猫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2694-9
I. ①彼… II. ①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82839号

书 名 彼岸花, 见相思
作 者 女巫的猫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悦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崔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94-9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 | CONTENTS

册 | 目录

彼岸花·见相思

第一卷 疑是故人来

楔子 003

第一章 深宫废妃 005

第二章 洞房之夜 028

第三章 惊艳对决 051

第四章 风起月圆 099

第五章 命定中人 119

第六章 小鸡少爷 151

第七章 暗种情蛊 175

第八章 未然之劫 212

第九章 魔尊君上 245

第十章 一月相思 269

下 | CONTENTS
册 | 目录

彼岸花·见相思

第二卷 挽一世情思

第十一章	轻歌之舞	287
第十二章	不离不弃	318
第十三章	君勿忘我	338
第十四章	知晓真相	376
第十五章	以心换心	411
第十六章	未然星坠	423
第十七章	危机锦囊	436
第十八章	白骨诅咒	478
第十九章	风云暗涌	521
第二十章	白骨之花	554

第一卷

疑是故人来

很多年后，路乐乐站在圣湖之上，看着南疆遍地盛开的西番莲时，才明白泱未然的话中之意。原来，真相在很多年前就被揭开。他掩藏着一切，独自承受着煎熬，她却全然不知，直到最后两人决裂，无奈离开……

而月光下，那第一次约会，星光普照，烟花闪烁，他的笑容，他的眼睛，她永生也无法忘记。

支那

第一卷
東人語彙

支那の歴史と地理、政治と経済、文化と教育、宗教と風俗、言語と文字、科学と技術、社会と生活、人物と事件、地名と物産、度量衡と貨幣、法律と行政、軍事と国防、外交と国際関係、その他支那に関する事項を網羅的に解説する。支那の歴史は古く、地理は広大、政治は複雑、経済は豊か、文化は多彩、宗教は多岐、言語は多岐、科学は発達、技術は進歩、社会は安定、生活は豊か、人物は偉大、事件は重要、地名は多岐、物産は豊富、度量衡は統一、貨幣は流通、法律は厳格、行政は効率的、軍事は強大、国防は堅固、外交は平和、国際関係は良好である。

楔子

路乐乐第五次醒来的时候，终于相信这半个月来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做梦了。

她在这个散发着腐烂气息的黑屋子躺了半个月了，每次都是同一个宫女偷偷跑进来喂她一点儿稀粥，然后替她包扎伤口。

她醒来的第一天就被人当成拖布一样在地上拖行，然后丢进这个黑屋。她骨折了两处，小腿差点被蹭掉一层皮，鲜血淋漓。

至于肇事者，就是宫女口中提起的那个皇帝。

所幸自己把伤处都处理得很好。事实上，不用宫女来帮忙，作为医学系的学生，这样的基础护理根本就难不倒路乐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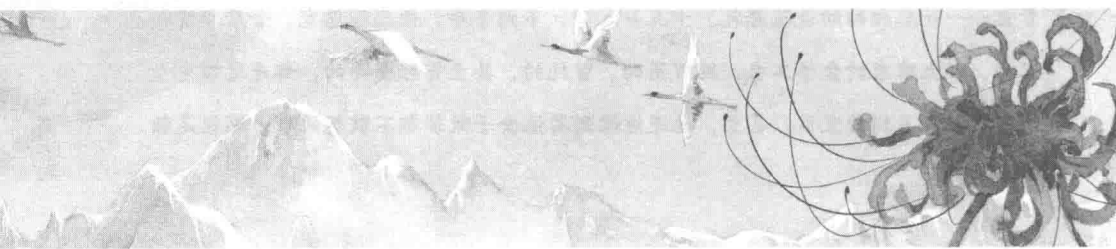
准确来说，除了营养不良，借着宫女偷偷带进来的药物，她自我恢复得很好。

“娘娘，今天语贵妃要来看您。”小宫女很开心，似乎那个语贵妃是她们的救星。

是的，没有听错，那小宫女唤路乐乐为娘娘。据说她曾是当今皇上宠极一时的贵妃——花丞相的幼女花葬礼，十五岁入宫，不到半年，便颇得恩宠。奢靡华贵的宝物、世上难求的金缕玉衣，她曾用过的、曾玩的，甚至曾经丢弃的，都是这宫中女人渴望却得不到的宝贝。甚至，她还能做到其他女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那就是独占一个男人。

可是……

路乐乐悲凄地看着紧闭的大门，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受伤的身体。为何曾经的自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到如今那狗皇帝竟然给她上演了一出《电锯惊魂》！



第一章 深宫废妃

从前的自己，那个什么花葬礼，到底是怎么得罪了皇帝啊？一想到他那要将自己生吞活剥的眼神，在温室中长大的祖国花朵路乐乐就被吓得冷汗涔涔。这种状况，简直是比自己学医时第一次进解剖室还恐怖。

空寂的大殿内能清晰地听到外面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清脆的金银器撞击声，宛若铃铛作响，很是悦耳。

“娘娘，是语贵妃呢！”

以前的泃国只有一位贵妃，而现在竟走进来了另一位贵妃！

路乐乐记得了，进来的这位贵妃是她这副身体的姐姐——花清语。两姐妹共事一君，花清语先进宫两年，也颇得圣宠，最先被封为贵妃，到花葬礼进宫时，皇帝不按旧制，将其也册为礼贵妃。

一株并蒂莲，同侍君王侧。

拂风如清语，落花惜葬礼。

民间有诗说的便是这两姐妹。

“礼儿。”浓郁的芬芳在鼻尖缭绕，那声音好似从天边传来，如水一样温柔，

里面掩饰不住关切。当看清进来的女子时，路乐乐终于明白为何世人要说“拂风如清语”了。

美……身为医学系的路乐乐此时很懊恼为何没有多背几首赞扬女子美貌的诗歌，面对着自己的漂亮姐姐，她绞尽脑汁、搜尽枯肠，最后却只能蹦出一个“美”字来形容，除此之外，便愚钝得想不出其他词了。

“你们先出去，本宫有话要和你们娘娘说。记住，看好门。”

待宫娥退下之后，花清语轻轻执起路乐乐的手，将她的伤口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又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将里面的白色药膏涂在她瘀青的部位，叹息了一声，道：“礼儿，你就给皇上认个错好吗？你这样，又是何苦呢？”

“啥？认错？我凭什么要向他认错？”路乐乐一惊，脱口而出，心里怒意顿时腾起。那浑蛋打断了她的两根肋骨，还将她关在这个鬼地方，不给吃的、不给盖的，竟然还要她道歉！

她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分得清善恶，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可是……路乐乐不争气地绞了绞手指，对方是皇帝啊。

“礼儿，皇上是一时在气头上，你只要说一些好话，他一定会原谅你的。不然……”花清语突然顿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

“不然怎样？”

“皇上拟了一道圣旨，要将你逐出宫，然后把你下嫁给七王爷泱未然啊！”

泱未然？明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为何心却像被人狠狠捏住了一般疼痛？路乐乐捂着心口疑惑，难道自己被摔得心梗了？

“所以，礼儿，你不能让皇上这么做！如果圣旨下去，那以后爹爹在朝中、在泱国如何立足？我们花家几百年的声誉也会因为这一道圣旨而毁于一旦啊……”

路乐乐为难地看着身前的女子，心里突然不忍。虽然她无法体会到此时花清语的悲哀，也能猜想到这一道圣旨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古代重声誉，她若是下嫁，定会被世人嘲笑。

嫁给泱未然？路乐乐低下头，笑得有些苦涩。

其实花清语劝她有何用？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有多少事情是她能自己做主的？更何况，那皇帝已经拟好了圣旨，一国之君，君无戏言，又岂是她认个错就能挽回的？

这一切，应该是那个皇帝早就部署好的。

更何况，她也很想离开这个阴森的地方。

堂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医学院高材生岂能变成笼中鸟？俗话说，不向往天空、不向往自由的鸟，就不是好鸟！

于是，路乐乐同学坚信，一旦出宫，必得自由。她便下了决心：嫁出去！

“其实，嫁过去，也挺好的。”路乐乐诚实地说道。不过很快她就惊觉一个道理：在有阶级之分的年代，诚实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半月不曾露面的狗皇帝，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

“原来，贵妃娘娘早就期待这一日了！”泐莫辰负手走过来，低头看着蜷缩在竹榻上的女子，眼底露出一丝厌恶。

“皇上！”花清语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慌忙跪在地上。

“给朕退下！”

“皇上，礼儿她还小，不懂事。”

“怎么，你花清语就懂事了？别忘记了，这冷宫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退下。”冰冷的声音让人颤抖不已。

看着花清语不舍地离开，路乐乐下意识地蜷缩起身子，手腕却突然一疼，已经被泐莫辰拽了起来。

“嗯，不错，贵妃娘娘似乎挺适应这里。”他打量了路乐乐一番，冷声笑了起来。

“喂，放了我，好痛！我会骨折的你知不知道？”路乐乐小心翼翼地挣扎着，真害怕这个男人一用力，她的手腕就折了。

“我知不知道？”他的俊眉不由得挑了起来，“关了半月，贵妃娘娘的性情似乎暴躁了，连说话的规矩都忘记了。”

“我哪里暴躁了？”暴躁的是面前这个动不动就使用暴力的男人吧？“麻烦您，松开手，好不好？”

“松开？好啊！”泐莫辰脸上浮起一丝诡异的笑容，手臂突然向上一提，将路乐乐腾空拎起，随即一松手，耳边便响起某人坠地发出的惨烈叫声。

就算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然而，路乐乐是一只没有牙的兔子，只能瘫坐在地上瞪着眼前的男子。

“你到底想怎样？”

“朕刚才听贵妃说愿意嫁给泐未然，是吗？”

“我有的选择吗？”她鼓起勇气问道。

“有！待在这个冷宫里，或者是嫁给泐未然！”

嘴角无奈地抽搐，她心里一阵恶寒。这叫什么选择？

“那我选择嫁给泐未然。”

砰！这一次，是什么碎了？路乐乐想应该不是自己吧，不过，为什么眼前一片漆黑？

为什么古代人这么暴力？！

再次醒来的时候，仍旧身在冷宫。路乐乐仔细检查了下自己的身体，惊奇地发现身上竟然没有新的伤痕，而且旧伤几乎都好了大半了，更离奇的是，她竟然穿了一身新衣服，明艳的红色，宛如烈日下刺眼的蔷薇，绚烂夺目。

今日，是她路乐乐以破鞋的身份二嫁的日子。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阴森森的冷宫，她不由得偷笑起来。二嫁就二嫁吧，谁让她路乐乐天生这么倒霉，竟然在烈日之下被雷劈死，又跑到这个什么花葬礼身上呢？

“娘娘，让奴婢最后一次帮你梳头吧。”身边唯一的小宫女端来镜子，含着泪说道。

“嗯，谢谢。”路乐乐朝丫头感激地点了点头，回头看着镜中的自己。那一瞬，偌大的冷宫中再次传来几日不曾听见的尖叫声。

“这个、这个竟然是我？怎么是我？”

“娘娘，怎么了？”小丫头忙拿起毛巾将铜镜擦了一遍又一遍。

镜子中，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孩儿坐在里面，乌黑如绸布般的头发散落在肩，几乎裹住了整个身体，只露出一张惨白如纸的脸。齐眉的刘海下，是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密长宛若蝶翼的睫毛下，是一双亮如钻石的瞳，小巧的鼻翼，无色的薄唇，还有微圆但下巴尖尖的脸蛋儿。

“这……”路乐乐颤抖地摸着这张陌生的脸，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虽然她不期待这张脸长得像花清语那般倾国倾城，也不要非得有第一贵妃的气质，但是，至少，这张脸应该长得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啊！为什么她看到的却是一个娃娃！特别是配上这一身大号的红装，她就像摆放在橱窗里一个做工精美的瓷娃娃。

这就是花葬礼吗？入宫半年便被封为第一贵妃，甚至与皇帝连续七日居于生花殿缠绵的花葬礼？

一想到那个狗皇帝和这张脸、这个身体滚在一起，路乐乐全身鸡皮疙瘩掉一地。

“他们一定虚报了年龄，没有十五岁，只有十三岁！”路乐乐趴在镜子前，做出了最终判断。

“礼儿，你在做什么？”

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路乐乐连忙站起来，冲上去欢喜地将花清语拉住，才发现花清语一脸愁容和疲惫，显然没有休息好。

“礼儿，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花清语轻轻地抚摸着路乐乐的头，哽咽道。

“我知道，今天是我离宫的日子。皇上已经诏告天下，花葬礼被废出宫，嫁与七王爷泱未然，为正王妃。”她将从小丫头那里听来的诏书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那你可知道，皇上后面还补了一道圣旨吗？”

“还有？”

“是的！半年内，若正王妃不能为七王爷怀上子嗣，将会被杖毙于集市。”

“什么？半年必须怀孕？”路乐乐惊恐地捂着自己的肚子，然后透过镜子再次打量这个身体。显然，怀孕这个事情非常难。

她路乐乐凭什么要给一个未曾见面的人生个孩子？

“真的会被杖毙？”

“自古君无戏言，你忘记了吗？”

“半年应该还是可能的吧！”估计那个时候，依照她的小聪明，早就远走高飞了。

“可能？怎么可能？礼儿，难道你忘记了？”花清语突然用力握着路乐乐的肩膀，激动地说：“这泱国谁人不知，泱未然并不是个真男人！他有着女人的喜好，怎么可能和你同房，怎么可能让你怀有子嗣？”

花清语一席话，好似冷水一样泼在了路乐乐的身上。半晌，她才彻底从花清语的话中悟出其中的意思。

“那皇帝是要我嫁给一个不举的男人？”几乎是带着哭腔，路乐乐询问道，“而且还要我和一个不举的男人生孩子，时限是半年，否则将当众杖毙？”

“所以，当日我才劝你，好生向皇上求情，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可是，现在皇上诏告天下，你这昔日最风光的礼贵妃将会作为一个弃妇下嫁于女人一样的王爷！此时，朝阳宫外、长安城内、整个泱国都翘首看着你花葬礼走出这个宫门，坐进那早就候着你的花轿，然后等着看你被杖毙曝尸于集市！泱国子民，下至百姓，上到文武百官，都睁着眼睛等着看你的这场笑话，看着百年花家如何败落下去，看

着花家如何声誉扫地！”

肩膀传来尖锐的疼痛，花清语的指甲几乎陷进了她的皮肤，带给路乐乐一种刺骨的冰。

路乐乐无力地跌坐在凳子上，内心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姐姐，对不起。”她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甚至超出了她的预料。本来这个身体是借来的，再死一次也无妨，但是，她竟然会连累别人。

一丝阴冷掠过花清语眼底，转瞬不见。她将路乐乐扶起来，把一块几近透明的、泛着琉璃光泽、形状怪异的玉佩挂在她脖子上，哽咽道：“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此时天色已晚，外面的车已经候了好久了。虽然嫁过去的身份为正王妃，却实在没有地位，也只能安排你晚上出行——这块玉佩，你千万不要弄丢了。”

“姐姐，我愧对你们，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要。”

路乐乐忙要取下来，却被花清语拦住了。

“一定要戴好，这个是关于你性命的东西！你也知道，一旦你进入王府，那屈辱的一笔，便真正落在了花家的历史上！”花清语将玉佩好生替路乐乐戴好，“所以你应该知道，一定会有人阻止你进王府的，甚至會不惜……”

“不惜杀了我，是吗？”路乐乐无奈地苦笑一声。如此败坏名声，她早该想到会有人要对付她。

手紧紧地握着琉璃玉佩，路乐乐抬头看着这位陌生的姐姐，心里充满了感激。到现在除了身边的丫头，只有花清语无时无刻不想办法保护着她，即便是在冷宫，给她送饭送药的人都是花清语派来的，这一切，路乐乐心里全都知道。

“姐姐，那你希望我死吗？如果你认为我给花家蒙羞，如果你希望我死，我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礼儿，姐姐不会让你死的，不要说这种胡话。时候不早了，不要耽搁了时辰。”手指轻轻抚过路乐乐的发丝，花清语抬眸看着西边的太阳，眼底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时辰，一千年一次的最佳时辰啊，怎能错过呢？

花葬礼，姐姐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谁都可以死，但是唯独你不可以，在那个入死之前，你一定不能死。

路乐乐离开冷宫绕过迂回的长廊时，回头已经看不见花清语，也看不见那关了 she 一个月的冷宫。身边唯有一个叫轻歌的陌生宫女陪着，而这个宫女将随她嫁入正王府，准确地说，算是她路乐乐的陪嫁。

一想到接下来的悲剧人生，路乐乐也悲观地同情起这位宫女了。她的命不好，竟然跟了自己这个倒霉的主子。

“娘娘，皇上在马车前，您还是前去行一个跪礼吧。”看着宫外马车前伟岸的男子，轻歌小声地提醒路乐乐。

心里虽然已经将这个狗皇帝咒骂了上千次，但路乐乐同学终究还是要要在恶势力下低头。她伏身以额触地，嘴里含糊不清地骂道：“见过皇上，祝皇上早死、早死、早早死。”

泐莫辰低头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娇小身影，眼底闪过一丝黯然，冷冷吩咐道：“花葬礼，抬起头来。”

路乐乐一听，慌忙将头压得更低。

“怎么，不敢看朕，还是没脸看朕？”他的声音充满了讥讽，“不过也是，像你这样不知廉耻、不守贞洁的女人，的确是没脸见朕，甚至没脸见世人。”

“小女子不曾丢过脸，自然有脸看皇上。”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而对这样的谩骂，好脾气的路乐乐也会发飙的。身体上能受辱不代表人格也能一同受辱！

路乐乐仰起头，瞪着大眼睛盯着泐莫辰，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事实上，在得知花家有人要对付她的时候，她心里早就做好了再次惨死的准备了。作为医学院针灸系的高才生，她心理素质是相当好的。

“呵呵！”终于看到路乐乐咬牙切齿的表情，泐莫辰突然低笑了一声，随即上前将她从地上拖起来，俯身逼近娇小的她，“关了些时日，你似乎比以前更有趣了！不过，花葬礼，你要记住，你的命运是操控在朕的手里的！朕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要你生不如死，你就会生不如死！”

“皇上您错了，从我离开皇宫的一刻起，我便是泐国正王妃，我的命运该由我的丈夫泐未然掌控。而且，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控，无须他人代劳。”路乐乐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

她的声音尽管中气不足，却是不卑不亢。那宛若黑珍珠般漂亮的大眼睛里第一次没有出现对他的畏惧和怯弱，而是直直地望着他，似乎要将他看穿。

“好！花葬礼，那你就好好期盼你在正王府的‘好日子’吧！但愿，在你被杖

毙于集市之前，决未然会让你死得痛快点。”揪着她衣服的手用力地收紧，他眼底的愤怒在燃烧，嘴角却一直挂着讥讽的笑容，“现在，你就从朕面前滚开！下次，朕只想看到你的尸体！”说罢，他用力一推，将路乐乐扔在了地上。

作为医学院的学生，早在入学第一年，路乐乐对血和福尔马林的味道就相当敏感，所以在泐莫辰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看见了他手背上那染着新鲜血迹的黄色绸缎。而那只手，刚好是他上次砸了自己一拳的手！然而，她没有受伤，却伤在了他手上。

马车在禁军的护卫下缓缓前进，出了官道，进入密林，路乐乐这才想起泐莫辰看她的最后一眼，厌恶、痛恨，还有……不是简单的讨厌，还有她一时看不懂的东西。

“轻歌，我以前在宫里是不是做了让皇上很讨厌的事？”路乐乐转头看向一直面无表情的轻歌。

“王妃，轻歌不知。”轻歌淡淡答道，伸手将路乐乐胸前歪了的玉佩摆正，然后收回手，端坐在旁边，目不斜视，与一尊冰雕无异。

路乐乐哑然。要知道，这个名叫轻歌的丫头从到她身边就一直是这样，问什么都不知道，语气冷淡得就像路乐乐欠了她钱似的。而且这个丫头脸上绝对没有多余的表情，哪怕皱下眉也没有。

估计也是讨厌自己吧！像这样的自己，谁都不会喜欢的，就连花家的人都想置她于死地呢。

突然，马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随即，又是连续几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被用力地打在了马车的门板上。

“怎么了？”一声惨烈的马嘶从外面传来，路乐乐慌忙站起来，要去开门看个究竟。一支铁箭穿过马车窗呼啸而来，擦过她的耳际，砰的一声钉在车棚里。而马车外，除了马的嘶叫，还有人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路乐乐心里一慌，再也顾不得什么，赶紧打开车门，准备跳下去。

“不要出去，有刺客！”轻歌一把将她拉住，语气甚是平淡，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要发生的事情。

“不行，外面好多人受伤了，我要去救他们。”路乐乐脱口而出，甩开轻歌跳下了马车。

她永生不会忘记自己学医的目的，不会忘记入学的第一堂课——医生天职，也永生不会忘记十几年前的那场车祸，若不是那位年轻医生，她和爸爸已经死在了大